

曲消舊聞

上

立



曲
洧
舊
聞

曲洧舊聞卷第一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
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
登閣而固其扃鏑俄而大搜索主僧紹云皆散走不
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
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
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

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
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
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
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
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
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
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
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

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
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
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
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
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旣還內左右密啓
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閒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翦截
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

田況舊聞卷一
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于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竝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

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
卽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
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
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
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
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
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卽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

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
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
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
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
踰時不下旣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
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
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
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醕獨李文靖沈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肖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于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旣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

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
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
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
其言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
中而日拜之于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
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議云南人不可作宰相
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
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

知此識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晃迴迴云臣讀世閒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爲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迴卽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畱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畱晉公悟悔之不及

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幙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

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閹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旣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

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於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

父老旣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
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民
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
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
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
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
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

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
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
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
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
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
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
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
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